

谁能 告诉 明天

第一卷

早晨的狐狸

荣灏 著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誰能訴明天

第一卷

早晨的狐狸

榮 灝 著

中央廣播電視大學出版社

北 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谁能告诉明天. 第1卷, 早晨的狐狸 / 荣灏著. —北京:
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2012. 10

ISBN 978 - 7 - 304 - 05748 - 0

I. ①谁… II. ①荣…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35594 号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谁能告诉明天 第一卷 早晨的狐狸
荣 灏 著

出版·发行:中央广播电视大学出版社

电话:营销中心 010 - 58840200

总编室 010 - 68182524

网址:<http://www.crtvup.com.cn>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四环中路45号

邮编:100039

经销: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

策划编辑:郑 毅

责任校对:王 亚

责任编辑:郑 毅

责任印制:赵联生

印刷:北京雷杰印刷有限公司

版本:2012年10月第1版

2012年10月第1次印刷

开本:B5

印张:32.5 字数:529千字

书号:ISBN 978 - 7 - 304 - 05748 - 0

定价:46.00 元

(如有缺页或倒装,本社负责退换)

“唯一真实的乐园是人们失去的乐园。”

——[法]马赛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

随意开屏的孔雀会被狐狸盯上。

——民谚

序 文

亲爱的 **Chrysanthemum**：

我不知道应当如何放置我的手脚，我口腔发干，无法有效地使思维与学了近二十年的标准普通话同步，以便使自己不失礼貌地与面前这位并不友好的男士对话。

美丽的 **White Chrysanthemum**，你怎么可能执著于这位面目狰狞的男士这么多年——我刚见到他时，心里就是这么质疑你的。

我知道你激赏小说《荆棘鸟》中的麦琪·克利里及她的“骑士”拉尔夫·德·布里克萨特的美质绝世，更十分喜爱“*There is a legend about a bird which sings just once in his life. . . Then, singing among the savage branches, it impales itself upon the longest, sharpest spine. . . One superlative song, existence the price. But the whole world stills to listen, and God in his Heaven smiles. Because only chastened bitterness, can get the best things*”这首诗。

而我面前这位男士，却彻底摧毁了你把他久已描画在我脑海里的形象——当得知我是你的好友，并受你的委托寻访他近两年后，他竟然当着自己那卧病在床的未婚妻的面，猛然拿起从见面起就让我一直揣测不已的那只罩在他右眼上的黑色眼罩——血色赫然的十字疤痕中，一束冰冷的目光倏然射向我……

那是一只比维克多·雨果笔下的卡西莫多的独眼还可怖的眼睛——一个比纳撒尼尔·霍桑笔下的红色A字还悚目的符号！

对不起，我美丽的 **Chrysanthemum**，这么描述可能会吓坏你，破坏你心中存放已久的、你当他是改变了你一生命运的男子汉形象。为此，我甚至连用手机给他拍照、给你发E-mail的勇气都没有……

你要是能亲眼目睹我当时的反应，就会原谅我会如此惊怪——由于相距很近，当那“血色冷利之剑”闪电般击来时，我触电般连带着座椅向后摔去……好

在“剑客”迅疾地攥住了我的胳膊……

发生这一切时，他脸上始终漠然不变。他的未婚妻柔弱地说了句：“瞧你，别吓人家……”他这才把眼罩拉回眼眶，让那血肉拧结的可怕十字刀疤谢了幕——也许用词不当，但我确实像谢幕的演员般吁出一口气。

与其说他是刻意那么吓我的，不如说是为了吓你——他显然不在乎我如此无礼的反应，只说了句：“你把我的境况告知王博士，让她别再为我浪费精力了！”

我的脑子里，现在仍在交替闪现赫丝特·普林佩胸前的红色A字和卡西莫多那只丑陋的眼，而那冷利的眼睛就在它们中间盯着我……此时，我才明白，将他的行踪告知我并陪我到南昌，把我带到医院，却怎么也不肯陪我与她见面的苏祯云女士的苦衷了。

被他的言行举止所惊骇，我在他刚从我身边离开时，就想打电话告诉你：我寻找并拜访过他了，承诺已经完成。接下来你和他之间的事儿，你忠诚的戴维斯已经爱莫能助，只能由你回国自行处理了……

但是随后的感触，让我觉得，我不能放不下这个相貌变异、狂傲不羁的男士及其未婚妻，而不去关注你与他们——澳大利亚与中国天涯相隔近三十年渐去渐远的悲剧。要是那样，我对你的爱不仅显得（一个意味婉转的中国词汇）太自私，而且也会辜负中华民族道德和文化对我多年的熏陶——为了对你真挚的爱，我一定要将他复现给你——或让他成为我献给你的“牺牲”，或让我因此成为你们两位的“牺牲”（这是中国人对奉献者的绝佳褒言）。

你知道，因我父亲长期在中国从事商务外交活动的缘故，自我上北京朝阳区芳草地小学开始，就被中国传统的文明与文化所浸淫（也许你觉得这词用得十分贴切），时间已经有几十年了。虽然其间我回过澳大利亚，有到美国求学、任职的短暂空缺，但仍然可以说是亲历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风风雨雨——即便如此，我却仍然难以用汉语表达你这位朋友和你二人所给我的刚与柔、丑与美、自负与温柔的反差性震撼。

虽然自从我有幸认识你起，他一直也将仍然是我的情敌（请原谅我如此用词，我觉得这样更真实），但是因为他的未婚妻的缘故，我开始理解你的执著与他的各色（也许，只有这句北京的俗语，才比较适合他）。

用你们中国人常说的“话不投机半句多”，来形容我们会面的尴尬情态十分准确——我最初的确是被他的冷漠吓得有些退缩。

我从他对我对他的丑陋而骇人的形象的反应中看出，他十分满意自己出其不意给我的“创击”效果。因为，他做完他凶残的亮相并将我拉回稳定的位置后，下意识地用他那石刻般的大手去承接他美丽温柔的未婚妻伸过来的手，在抚慰那只惨白泛青（这是我用的最准确的一个形容词）而柔弱的手时，对我说：“你可以在临走前，跟我到医院的员工宿舍，去取王博士让我保管的东西……”

我当时只想逃出他那落拓不羁的视野，哪还敢单独跟他在一起。便忙说：“我可以在病房外的走廊等……”

他“押解罪犯”一般（请原谅我的刻薄，但我当时从后脑勺感应到的就是这种体味）跟着我出了他未婚妻的病房，然后，带上病房的门……

就在那一刻，我回头看到了你所形容过的他那种男子汉的风度——在门关上前的刹那间，他微笑着用手背佯脸庞的动作向未婚妻传递了“好好休息”的柔情……我对他顿时产生了好奇心。

他让我坐在病房走廊的椅子上等候，又招呼了一位看上去他很熟识的女护士替他看护病房里的未婚妻后，便大步流星地离开了。

他的身影刚刚消失在走廊的尽头，他的未婚妻便让那位护士把我叫回她的病房里……她张口竟然是纯熟的英语：“十分感谢王博士给我们捎来的甘菊以及你来探望他的美意……请你原谅，东方并非是个无礼之人。知道你从澳大利亚来，他才特意戴上眼罩的，没想到……他平时并不刻意掩饰他的眼伤，为了避免吓着别人，一般都是戴墨镜……”

我奇怪地问，政府机关怎么会允许他这种形象的官员不加掩饰地“行走”（中国古装片中，对官府人员在班时都是如此形容的）——因为你曾经告诉过我，我也查到过，东方庠是北京政府负责经济秩序部门里的一个“小吏”。

他的未婚妻请护士将活动病床摇起，似乎是为了能够半躺半坐地礼貌地面对我，她用双臂将鼓起的肚子——孩子在里面显得有八个月大——抱住，像慈祥的圣母般告诉我：自从右眼受伤以后，他便成了一个临时工，没有工资，没有级别，没有“官方场合”需要“行走”了。

上帝啊！就像先前东方庠赫然亮出那被刀砍伤的右眼，就像随后得知他未婚妻水志远并不是因为怀孕待产，而是因为身患血吸虫病干线型纤维化水肿并发白血病待在病床上所受到的惊骇一样——我无法相信当年那个查办过许多重大经济违法案件，立功受奖，并为英国、法国、日本、新加坡、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媒体所称道的经济卫士（这是我来此之前查访到的一些信息），如今竟然沦

落成了无业游民……

噢，不对！水女士再三地向我解释，东方辞去了锅炉工的临时工作后，从北京来江西和湖南已经半年多了，在这里跟随他师傅参与防治血吸虫的工作——就跟我前些日子报名入选为澳大利亚电视台实况转播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现场记者一样，是个“义工”。

显然，东方庠失去了过去三十多年来所拥有的一切——包括他的前妻和女儿！

我虽然在中国长大，被“之乎者也”的许多中国传统文明道德理念所熏陶，感动于中国士子所秉承的那种“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博大胸怀，但却不能理解“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亦忧，退亦忧……”那种范仲淹式的抱怨以德的士子“义气”——也许用“气节”更为中国化，但正是这两个词意的相近与不同，让我们无法准确明白它们之间的区别。

好在，水女士在跟我聊了半个多小时、确信我是个“孺子可教”的中国通后，便要求已经从她宿舍里取来了你们家传“三宝”的东方庠答应，明天晚上带我参加从美国归来的苏祯云女士为即将开幕的北京奥运会而举行的 Party……

临别时，水女士悄悄告诉我，Party 是她与苏女士事先背着东方庠安排好的，会有不少他的朋友、同事出席，我可以通过他们更多地了解她的未婚夫……

所以，先到这里，留待后续……

你忠诚的：格雷格·戴维斯

2008年3月3日

* * *

我美丽的 Chrysanthemum：

可惜你没能亲眼目睹，我成功地展示了我的魅力，或者说从我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外交基因的功力。在由苏祯云女士操办的这次把酒言欢（对不起，我一时想不起用什么词来形容了）的“群英会”上，我见到了一些让人意想不到的人物。

他们在过去的30年里，多多少少都与东方庠有过恩恩怨怨——他的师傅与徒弟、他的朋友与同事、合作办案的执法同道与被他查处的当事人，还有他未婚妻的亲朋好友兼他的夙敌……反正英雄、美人相聚一起，朋友、夙敌皆在其中——让我彻底地体味了一次中国“和而不同”的风范。

也许是因为我的酒量和酒胆得到了(除了东方庠以外的)所有与会者的认可,我最后成了东方庠的朋友及夙敌的朋友……

2008年3月4日

* * *

我美丽的 Chrysanthemum:

请原谅,跟你通过两次电话以后,这份邮件却迟迟未能发出。因为,我被这些天的见闻搅得有些心绪不宁:从英雄到狗熊(这样用词太不文雅,但我找不出更恰当的词来形容)——东方庠这三十多年来命途际遇的巨大落差震撼了我。

东方庠——这个名字很有意思,音意就像“东方飞翔”……也许你早就知道它的意思了。查了《辞海》,我才知道“庠”(xiáng)是你们中国古时学校的名称,明、清时代县以上学府的学生泛称“庠生”。难道东方庠意谓东方的学子?

我觉得我有必要将已经和将要得到的见闻一起告诉你,因为我想把一个“东方式的牺牲”呈现在你的面前!

我已按照你电话里的吩咐(没有把你即将回国工作的消息告诉他),把你原先托他保管的墨玉义净佛、凤凰蛋酒杯、檀木饰品箱和日记本还给东方庠,请他继续替你保管。他虽然不接你的电话,但还是把你现在的联系方式留下了。他说,他将来可以把这些东西给你寄过去。

我也按照你的吩咐,将你要在悉尼为水女士天天祈祷康复的意愿告知了她,她却和蔼地谢谢你的好意,说她既不是基督徒,也不是佛教徒,她崇拜的是水。

她说,她们水氏是大禹治水的水工之后,信奉的是“德旺五行之首,恩深六成之功”的“上善若水”——认为“善利万物而不争”的水,才是创造地球万物的“上帝”——既然她生于水、治于水,也将归于水,她乐得顺其自然……这种说法,令我瞠目结舌,但又不能不承认——水是生命之源。

我原本想办完这些事情后,就回北京预备我与澳大利亚电视台即将在奥运会合作的功课。可是,在参加苏祯云女士晚宴十几天后,我依然没能起程。

先是水女士让东方庠带我下了两次乡——探望血吸虫病人,让我更大地感受了震撼……接着就是不时地被邀请:或陪鲍大叔和他的徒弟方铁、梅女士(一位坐在轮椅上的绝美女神)、“骚狐狸”、宋东、郝军他们去风大叔家品尝他儿媳

妇做的兴国米粉鱼、庐山石耳清蒸鸡、土匪鸭、活豆腐；或者被水卫国大哥拉去吃浔阳鱼片、清炖武山鸡；或者应你前夫吴忱师傅之邀，去享用当地佛、道教友办的素斋；或者去吃冯诚忠大哥和朱田恫老弟找人给烧的野生甲鱼；要么就去喝苏女士和玉梓女士宴请的法国葡萄酒……

当然，在我享受丰美佳肴的这些日子里，对北京奥运会颇不以为然的东方庠，不是陪在未婚妻的身边，就是去探望血吸虫病人。他的无暇，使我在品尝美酒佳肴之余，与编剧宋东先生成了好朋友，并得知他正在写一部题为《谁能告诉明天》的小说，素材就取自于东方庠与他的朋友或夙敌们在改革开放 30 年间的一些恩恩怨怨……

目 录

序文

一	(1)
二	(29)
三	(45)
四	(65)
五	(69)
六	(79)
七	(87)
八	(103)
九	(123)
十	(127)
十一	(155)
十二	(161)
十三	(167)
十四	(181)
十五	(185)
十六	(203)
十七	(209)
十八	(221)
十九	(229)
二十	(235)
二十一	(263)

二十二	(273)
二十三	(285)
二十四	(293)
二十五	(299)
二十六	(307)
二十七	(321)
二十八	(331)
二十九	(345)
三十	(353)
三十一	(359)
三十二	(377)
三十三	(391)
三十四	(401)
三十五	(405)
三十六	(411)
三十七	(415)
三十八	(429)
三十九	(435)
四十	(445)
四十一	(453)
四十二	(463)
四十三	(471)
四十四	(475)
四十五	(477)

“早晨的狐狸！”

静寂的江岸，被这嗓子清亮的喊声喧腾起了一片嬉笑喧闹声——十几个孩子，风吹浪打般顺着南楼门前那条依傍着潭江伸展过来的沙石路飞奔而来……

栖息水中的禽鸟，从清澈的江面上展翅腾起，惊飞而去……只有三只雪鹭，心犹不甘地徘徊在淡淡的白云之下。

不会打草惊蛇吧？东方庠脚下一滞，把目光投向边哼唱《大地，早上好》边奔跑的孩子身后那幢高耸的南楼。

南楼伫立在碧流潺湲的潭江南岸，像个俯瞰腾蛟村江岸方圆几十里景物的哨兵，扼守着东窖龙公路，肃穆无语。在烈日下的村舍田野间，南楼那近二十米高的斑驳沧桑的身躯，显得格格外伟岸挺拔、刚性突兀——若是没有这群“小狐狸”们在身下欢声喧腾、雀跃奔突，它那在水汽浮泛和暑气炙热挟裹之中孤傲出来的冷峻，会令人望而却步的。

是啊，谁能不为童稚的清音动情呢？瞧，连那三只鹭鸟不也是不顾阳光的炙烤，好奇地俯视着这片人声鼎沸的“狐狸战场”吗？

朱分成见东方庠轻拉了一下在前面带路的欧阳浦的胳膊，示意他绕开前边这片“狐狸厮杀的阵地”，便跟水卫国嘟囔：“都快让太阳给晒死了，还管它什么早晨不早晨的狐狸！”

来此之前，为了不让嫌疑人警觉，东方庠让欧阳浦把车停在了村里三灵宫古庙的大树下，步行着探寻到了南楼——被阳光的暴晒和暑气的闷热折腾得有些疲惫的朱分成，是想尽快找到涉案嫌疑人，在传说中的南楼里歇歇凉。

“你还甭说，虽说那辆开一段就得散一下热才能嘎悠起来的吉普让人起急，但它好歹能给咱挡挡阳光呀。”水卫国悄声认同着朱分成的感受。

“孩子胡闹有什么要紧的……要是再跑了涉案人，那可够咱喝一壶的！”朱

分成虽然嘴上发着牢骚,但还是随着东方庠他们避开了狂欢的孩子们,绕到了南楼南侧树林中一棵高大的荔枝树下。

欧阳浦边听东方庠给他布活儿,边从裤兜里掏出一方浅绿色绒布,把架在鼻梁上的那副跟“大西洋底来的人——麦克·哈克斯”戴的墨镜一模一样的雷朋牌蛤蟆镜摘下来,往上面哈了口气,用绒布仔细地擦着镜片……等东方庠交代完毕,他把墨镜戴上,有些得意地觑着眉头皱起的朱分成诵道:“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

“快点吧,日本妞儿的小情人,要是把我们晒成木乃伊,小心你的黑眼珠!”朱分成伸手在欧阳浦的眼前比画了个抓挠的动作。

“莫要急,莫要慌,小生这就前往南楼去探个虚实!”欧阳浦扮了个鬼脸,模仿着戏台上扬手挥鞭骑马驰行的动作,笑着闪身而去。

“吴法宪的弟弟——‘无法弄’。”水卫国摇摇头叹道,“顾城要是知道他的诗被这么用,非神经了不可。”

“也不见得,起码用得没那么‘朦胧’呀!”东方庠望着欧阳浦的背影笑道。

东方庠看着欧阳浦从孩子们身后悄然隐入南楼那扇铁门后,示意朱分成和水卫国在荔枝树下的青条石块上坐下等候消息——大家对欧阳浦寄以期望,他是四人中唯一本地出身的办案人员。

* * *

一阵轻风自绿树林深处吹来了,清凉的草香将东方庠闷胀的心胸舒扩开来,他抬头看到荔枝树除了龙行虬纵的枝干顶端挂着几颗嫣红的荔枝外,只剩下遮蔽似火阳光的稠密绿叶了。

也许,原来那些由它亲吻、呵护的“红孩儿们”,都被孩子们强行接管到肚子里去了……一丝清凉的甜美催着津液浸润着东方庠的口腔——立园的荔枝和龙眼的余香犹存。

从北京到广州,转至江门,再追至开平……今天上午,他们几个追到了塘口镇康华村内的“立园”。

虽然仍没追到涉案人,却平生第一次见到把枝条坠弯的殷红荔枝与鹅黄龙眼相映成趣的景象。这才知道,在北京咬着牙才敢买来解馋的桂圆并不是让杨玉环粲然的荔枝的干果,而是龙眼的干果。

当时,欧阳浦就像是在自己家的果园一般,随手从院子里的果树上折下了

几枝熟透了的荔枝和八成熟的龙眼塞到他们三个北京人手里。见东方庠他们有些诧异,他指着果树的树干说:“再不采摘,可就让那些薇甘菊给祸害了。”

大家这才注意到他指向的果木树干上,攀爬着一些在细长藤茎上开着小小的白色椭圆形花朵的植物。

“薇甘菊?”朱分成有些不以为然,“就这烂草能‘祸害’荔枝、桂圆?”

“是的。别看它长得不起眼,它可是植物中的强盗。”欧阳浦没有半点儿调侃的意味。

“是吗?”水卫国疑惑地盯着薇甘菊,“那还不赶紧用农药杀灭它们?”

“那样会把它附着的树木也伤了呀!”欧阳浦见大家都专注起来,便认真介绍起来,“我大哥是研究生物的,说这是中美洲产的一种植物,无性繁殖的生长速度极快,专家叫它是‘一分钟一英里的杂草’或‘最具危险性的外来入侵物种’。”

“忒玄点儿了吧?”朱分成摇头。

“哎,朱哥你还别不信,它是在1919年‘入侵’香港的,3年前才潜入深圳,现在却已遍布整个珠江三角洲了……”

“嗨,这有什么可怕的了?”朱分成奇怪道,“这么富有生命力的东西,咱们应该欢迎不是吗?起码,农村喂猪的猪草就富裕了呀……”

“对呀!”东方庠在农村和部队都喂过猪。

“可它不适合喂猪呀,我的哥哥们哟!”欧阳浦摇起了头,“生物富有生命力当然是件好事,可是为了自己的生存,无视他人的存在、损人利己,这是好东西吗?”

“有那么严重?”水卫国盯着欧阳浦,拳头不由自主地杵到了嘴唇上。

“这薇甘菊极不耐荫,就喜欢攀高接受阳光,总把龙眼、荔枝、樟树这些乔木当成它生存的阶梯……它只要是缠绕攀缘上这些树木后,便用枝蔓迅速覆盖树冠接受阳光,最后身下的树木就会因失去光源而枯死……”欧阳浦用手比画着脚底下。

“够阴的嘿!”朱分成皱眉看着地上的薇甘菊,“这不是‘植物蚂蟥’吗?”

“这还不算,它们还会产生抑制周围其他植物生长的物质,造成大片的植物枯萎……吃你的、喝你的、占你的,还要整死你以及你的近邻,够狠毒吧?有的生物学家甚至把它们进入亚洲喻为‘新十字军东征’。想想看,立园被薇甘菊入侵了,预示着什么?”

“真他妈的白眼狼！”朱分成抬腿踹了几脚身旁那棵荔枝树干上缠绕的薇甘菊。

东方庠看着被朱分成踹断的薇甘菊的藤蔓花叶纷乱坠地，脑海里闪现出了当年在知青点盛开的那两盆“中国甘菊”。

虽说荔枝肉多、龙眼肉少，可是它们同样鲜美甜蜜得让人大快朵颐……从吃相上看得出来，大家的嗓子眼儿里好像都伸出了只小手，急于要往嘴里捕获这些鲜美晶莹的果肉。

在立园花园内的放生池里清洗手上的果汁时，欧阳浦给他们介绍：龙眼与荔枝虽然属同一科目，适应同一类地理与气候环境，口味和果体形状也差不多，但却是同科两分：“食品以荔枝为贵，而资益则龙眼为良”——荔枝鲜甜爽口，桂圆甜润补益身体，他说这是李时珍说的。

欧阳浦的介绍，对东方庠他们三个没机会见到新鲜龙眼、很少吃得到荔枝的北方的人来说，可算是长了见识。

东方庠此时在想，如果说“同类而异相，两类不尽同”是对荔枝和桂圆、甘菊与薇甘菊品性的比照，那么，同名而异相，两类非一性，则是开平地区常见景象的映照。

东方庠他们上午见到的“立园”和眼前这赤坎镇的“南楼”，都叫“碉楼”，但功用却大不相同：“立园”的形制为闲雅舒适、幽静温馨的园林居舍，适宜养生；而“南楼”则是护卫自保、强势拒敌的镇守岗楼，适宜防御。

他们对立园闲适的认知来自上午的亲身感受，而对将要见识的南楼的所闻，则是来此之前，在为祭奠南楼抗日七壮士的英魂于1945年改名为“七烈祠”的腾蛟村的三灵古庙中寻访到的。南楼果然名不虚传，远远一望，便让人对它的伟岸与坚固产生敬畏——看来是不能把同名的事物混为一谈的……

东方庠他们一到江门，就屡见同名异类的事物——这两天他们乘坐的由江门市工商局派给他们办案的吉普车，也让东方庠有这种感觉，但他没敢贸然跟欧阳浦说。这212似乎不像它躯壳上标示的，是北京汽车制造厂出产的正牌货。东方庠这样推断，是基于他1984年查办过的那起制售假冒伪劣北京吉普车案件的经验。

涉案人是北京的几家汽车修理厂和汽车配件厂。那时，正赶上全国企业普调职工工资和实行绩效浮动奖励制的大气候，这几家厂子都面临预算紧缩、任务不饱和及奖金难以自筹的危机。

这几个厂子的领导,为了挣出“计划外奖金的补贴”,走出危机,采用了“挂羊头卖狗肉”的方法——把1958年成立的北京汽车制造厂在全国热销的北京212型、213型吉普车的六大总成、零部件拼凑成整车后,当成原装北京吉普车,向河北、河南、山东、内蒙古等地出售……

时隔不久,便有使用者对买到的这批便宜的“北京吉普”的质量与品牌开始投诉。

也许欧阳浦他们局里的这辆吉普车也是这么来的,要不水箱怎么总是“开锅”呢?东方庠只能把这种感受闷在肚子里。

被投诉的几家,都是全民或集体性质的企业,底气自然也就十分足,虽然卖出去的不是正宗北京吉普车,但它们领导的胆色,却像美国30年代连环漫画中的小动物“尤金尼吉普”(美国吉普车品牌创立的原初形象物)那样,敢于反击一切干预它自由的事物。

这些领导们,把满肚子落地凤凰般的怨气,撒向了调查此案的工商执法人员:“你们工商机关真像是为资本主义在中国横行鸣锣开道的,给外国鬼子、小商贩在咱社会主义中国打开了那么多挣钱的门道,却把自家人挡在了通往富裕大道的栅栏外……

“我们无产阶级指望不上你们,创新自救吧,可到了你们那儿,我们又成了‘投机倒把坏分子’……让我看,你们不是社会主义的经济卫士,倒像是给资本家看家护院的!

“真让人纳闷,都是在红旗下长大的,你们怎么就没点儿英雄尧茂书那样的炎黄子孙的骨气?甭说立场了,你们是连屁股都坐在了资本主义的便桶上了!”

当时,一家厂子的党委书记甄审就是这么喊着跟东方庠他们拍桌子的。

甄审自觉他有资格这么理直气壮——1949年解放北平前,他在排除傅作义部队发射过来的一颗哑火炮弹的险情时,不慎被意外爆起的烟火给熏瞎了左眼。打那儿以后,他的火气一上来,左眼珠便会往外鼓起,右眼的眼白就会遍布血丝,跟他争论的一方,便会主动撤离“战场”。

他红着眼告诉东方庠:如果不是因为在兵工厂当钳工那会儿,发生那起意外事件,他现在很可能是个厂长或者工程师之类的技术干部,而绝不会当这么个连眼神都不费的党务干部。所以,从骨子里说,他是党的队伍中最纯粹的工人阶级……

他接着拍着胸脯说:在这个工人阶级沦落成了倒霉蛋的时代,作为一名为